

## 釋「奧」

鄔可晶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 摘要

由秦漢文字、傳抄古文上溯先秦古文字，可以知道「奧」本有兩系：「奧1」的最古之形見於西周中期康伯簋銘，乃是以祭祀場所的字形表示「奧」的「尊位」義，後變為从「宀」从「米」从「収」之形；「奧2」从「𠂔\*」从「収」，「𠂔\*」應是「宛藏」義的「奧」的古字。隸楷所用「奧」的字形承自「奧2」。

**關鍵詞：**「奧1」、「尊位」義、「奧2」、「宛藏」義

# A Decipheration of Character “奧”

Wu Ke-jing

(Shanghai)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of Fud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racing back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scripts and ancient script forms to excavated pre-Qin document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re are two graphic origins for the character 奧. They are referred to as 奧1 and 奧2 respectively. 奧1 has its oldest known graphic form on the inscription of *Guǐ* (food vessel) of *Kāngbó* in the mid-Western Zhou Dynasty, where it represents the meaning of “exalted position” with a pictorial syssemantograph of a sacrificial site, later evolving into a graphic form with the components of 宀, 米, and 収. 奧2 evolved from the graph with the components of 𠂔\* and 収, with 𠂔\* being the ancient character for 奧 with the meaning of “concealed storage places”. The graphic form of 奧 used in regular script inherits from 奧2.

**Keyword:** 奧1, the meaning of “exalted position”, 奧2, the meaning of “concealed storage places”

本文準備考釋古文字中的「奧」。從已識的秦漢文字和傳抄古文「奧」往上追溯，早期古文字「奧」的字形本當有兩系，可記作「奧1」、「奧2」。下面分別加以考釋。

# 一

《說文·七下·宀部》：

奧，宛也，室之西南隅。从宀，𠂔聲。

「𠂔」即「卷」、「拳」等字的聲旁，但「奧」的韻部與「𠂔」相隔較遠，所以徐鉉說：「𠂔非聲，未詳。」<sup>1</sup>段玉裁雖已指出「奧」、「𠂔」「古音不尠」，卻以為「取雙聲為聲」。<sup>2</sup>這是很不科學的論調，不足取。

有些學者想通過改變構件拆分的辦法來解釋「奧」的字形。徐鍇《繫傳》：「宛，深也，故從窠，古審字也。人所居，故從宀，會意也。」<sup>3</sup>清人苗夔認為「按鍇說，當作『從窠、収』」<sup>4</sup>。他又改《繫傳》「人所居，故從宀」為「人所尊，故從収」，謂「此字當入収部」<sup>5</sup>。這是否符合小徐的原意，尚待研究。《繫傳》據「宛，深也」而把「奧」析為从「窠（審）」，事實上「審」並無曲深之義，即如苗氏對「奧」字的分析，从「窠（審）」、从「収」也難會「宛」或「室之西南隅」意。《說文》所收小篆「奧」作：



還是像大徐本《說文》那樣拆分為「宀」、「𠂔」兩個構件或者「宀」、「采」、「収」三個構件，於字形較為切合。

不過，《說文》「奧」的篆形其實是有問題的。傳抄古文、秦漢印文「奧」皆从「米」而不从「采」：

<sup>1</sup>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大字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77。

<sup>2</sup> [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591。

<sup>3</sup>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52上。

<sup>4</sup>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7412引《繫傳校勘記》。

<sup>5</sup>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頁7412引《繫傳校勘記》。



(《古文四聲韻·屋韻》引《籀韻》「奧」)



(同書引《古老子》「懊」)



(同書引《古老子》「噢」。關於右下部分，詳下一節)



(《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847「奧譙」，秦)



(《漢印文字徵》7·14「奧奮」，漢)

可見《說文》小篆从「采」乃是譌形。「采(審)」、「悉」、「釋」等字本來也都从「米」，《說文》小篆「米」譌作「采」，<sup>6</sup>與「奧」字變化同例。从「宀」、从「米」、从「収」的「奧」顯然是一個會意字，此即我們要討論的「奧1」。

「奧1」可以在先秦古文字中找到更古的形體來源。西周中期的康伯簋有兩件，一件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僅存簋蓋，蓋上有銘文(《集成》03721)；另一件為私人收藏，簋內底部有銘文(《集成》03720)，二器同銘。<sup>7</sup>簋銘有如下一字：



(《集成》03721)

此形取自簋蓋銘，私人收藏的那一件簋銘此字「有沖範現象」，「且有殘損」，<sup>8</sup>故不取。此字一般作為不識字處理，我們認為就是「奧1」的古體。

康伯簋銘曰(本文引用出土文字資料，凡無須討論之字，逕以通用字寫出。此字用「△」代替)：

康伯作登用飢△，萬年寶。<sup>9</sup>

<sup>6</sup> 關於「采(審)」字，參看裘錫圭：〈殷墟甲骨文考釋四篇·釋「采」〉，《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39。關於「悉」字，參看陳劍：〈《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05。關於戰國文字「釋」的字形，參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56-557。

<sup>7</sup> 參看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卷，頁336-337。

<sup>8</sup>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下冊，頁702。

<sup>9</sup> 簋銘「飢」所从「人」朝向相反，此字當釋「飢」，參看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下冊，頁702。

從文例看，△必是簋的自名。查飛能先生根據《銘圖》04589、04590「窵」的隸定，認為△「當以『元』為聲」，「窵當輾轉通讀為簋」。<sup>10</sup>按「元」、「簋」韻部相隔較遠，「元」之不能通讀為「簋」，猶如「弄」不能作為「奧」的聲符。然而此字讀為「簋」無疑是正確的。其他簋銘有「飮簋」之稱（曾侯宥簋，《銘圖》04975、04976），可證。「簋」與「萬年寶」之「寶」皆幽部上聲字，如此讀，簋銘還正好押韻。

傳抄古文「奧」有作𡗗、𡗘、𡗙、𡗚等形者，<sup>11</sup>其右旁與古文「奏」所从之「𡗗」一致，<sup>12</sup>「𡗗」聲字在古文字中常用為「述」、「仇」等，與「奧」音近（北大漢簡〈反淫〉簡14「芬芳焮熱」之「焮」用為「燠」，<sup>13</sup>是「求」、「奧」音通之證），故可充任「奧」的聲符。<sup>14</sup>《集篆古文韻海》4·35「奧」作𡗗、𡗘，後一例的右旁也是「𡗗」的變體，前一例右旁从「𡗗」、「𡗗」聲，應該就是「奧」的形聲異體。我們釋△為「奧1」，「奧」、「奧」既然可用與「述」、「仇」相通的「𡗗」為聲符，「簋」也有「杌」和从「軌」聲的異體（《說文·五上·竹部》），<sup>15</sup>「奧1」讀為「簋」就是相當直截的。

《說文》所謂「奧」者，「室之西南隅」，段玉裁注謂乃「室之尊處也」<sup>16</sup>。《論語·八佾》「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俞樾《群經平議》：「古以奧為尊者所居，故〈曲禮〉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是也。」<sup>17</sup>「奧」又是古人祭祀之所。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錄以「存參」的或說有云：

<sup>10</sup>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指導教師：鄒芙都），頁87。

<sup>11</sup> 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1356。

<sup>12</sup> 從字形和用法來看，讀為「述」、「仇」的「𡗗」與甲骨金文中被不少人釋讀為「禱」之字應該分開（參看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22年，指導教師：沈培〕，頁370-376。按施文把後者隸定為「𡗗」，前者則未隸定。由於本文不討論後者，為圖方便，姑且用「𡗗」這一隸定形作為前者的代號，並無深意），「奏」字本从後者而非前者。但傳抄古文有些「奏」所从者已與「𡗗」混同，見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奏」字頭下所收第2、5、8、9、11、15、17等形，頁1033-1034。

<sup>13</sup>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25。

<sup>14</sup> 參看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168-169。

<sup>15</sup> 「簋」的古文「杌」，在銀雀山漢簡《晏子》中有用為「救」之例（參看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79）；上文說過「求」可用作「燠」的聲符，「奧」、「奧」的聲符「𡗗」常用為「述」，由此亦可看出「簋」與「奧」關係之近。

<sup>16</sup> 〔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頁591。


<sup>17</sup> 〔清〕俞樾著、王其和整理：《群經平議》（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貳，頁1035。

或曰字从宀从采从升會意。采，辨也。祀隱曖處，采而升也。《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引者按：見於〈召南·采蘋〉。朱熹《詩集傳》：「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嚴粲《詩緝》引曹氏曰：「正祭設於奧。」）《儀禮·少牢禮》「司宮筵于奧」（引者按：「少牢禮」為「少牢饋食禮」之簡稱，原文曰：「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士喪禮〉「設于奧，東面」（引者按：原文曰：「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皆必采而奠之、筵之、設之也。五祀：祭竈、門、行于廟門之奧，祭戶、中霤于廟堂之奧，亦必采而設饌、采而祭脾祭肺也。<sup>18</sup>

此說指出古人常奠筵設饌於奧，很可參考；以「奧1」為會意字，也是正確的。只是他誤據「奧」从「采」，用「采，辨也」解釋祭祀場所「奧」，甚為迂曲。現在知道「奧1」本从「米」，其字从「宀」从「米」从「収」，顯然可以表示在「室之西南隅」奉獻「糲」之類的祭品以「享神」。



上舉康伯簋讀為「簋」的△，是一個圖畫式的表意字，很像在室內舉行持「米」祭祀的儀式，右邊的人形似即「當奧而坐」的受祭者。蕭兵先生結合民族學與文獻記載，認為「奧」可能最初「起於『鎮屋角』之神」。他說：

按照屋室格局，中央原有火塘（竈），上對中霤，西北隅是「屋漏」凶向，東南隅有代表幽冥之「窆」，東北隅有氣養萬物之「宦」（參見前引《爾雅·釋宮》等），那麼只留下西南奧可佈置「屋角神」了（在四隅鎮石形式化之後，一般只用一石埋在一角以為代表）。因為這裏安全而溫暖，「神尸」可以在這裏憩息享食，可惜這些都被文獻「失記」了。<sup>19</sup>


康伯簋△中的尸坐人形正可代表受祭之「屋角神」，在西南奧「憩息享食」。此神尸頭部作三角形，參考「食」、「飲」、「𩚑」等字所从之「𩚑」（同銘「飢」字作，「食」上部的「𩚑」與△字神尸頭部同形），<sup>20</sup>可能象歆享所獻之「米」。蕭先生所描述的有關「奧」的情形，雖「被文獻『失記』」，竟能在簋銘「△（奧1）」的字形中見到，這恐怕不是巧合。

<sup>18</sup>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87上。

<sup>19</sup> 蕭兵：《中國古代神聖建築》（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68。

<sup>20</sup> 《合集》1772正、反有、字，裘錫圭先生釋為「歆黍」的專字或合文。見黃天樹：〈說「昔」〉，引《黃天樹甲骨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11-12。

受祭者與尊者往往是一體的，正如「室之西南隅」既是祭所、又是尊者處所一樣。《三禮辭典》以「尊位」釋「奧」，<sup>21</sup>可以很好地涵括「祭所」與「尊者處所」等下位概念。所謂「主事者」的「奧」，本當指處於尊位的人，如「節神者」之流。當然，在為「奧」造表意字時，就只能在「祭所」、「尊者處所」等「尊位」中擇取其一，而無法兼顧，從康伯簋的這個「△（奧1）」看，古人採取的是以「祭所」表「奧」的「尊位」意。

古文字「又」、「収」二旁時常通用，<sup>22</sup>西周金文和戰國竹簡「秉」、戰國璽印「慧」等字都有「又」繁化為「収」的情況，<sup>23</sup>康伯簋△从「又」而「奧1」从「収」，是合乎古文字字形變化的通例的。也可能西周時代早已存在从「収」的「奧1」，康伯簋△反而是省「収」為「又」的特例。△字省略象受祭者的構件，即成後來的「奧1」。大概从「宀」从「米」从「収」已可表示「祭祀之所」（尊位）的字義，所以就把不成字的象受祭之神尸的部分省去了（另一件私人收藏的同銘康伯簋△作，雖因沖範而筆畫錯亂，但似已省受祭者之形）。

總之，儘管由於所見資料的局限，目前還沒有條件把「奧1」字形的演變過程描述得十分準確、細緻，但從康伯簋△的字形所表之意、與後來「奧1」的形體聯繫以及在簋銘中用為「簋」等線索來看，△釋為「奧1」的古體應可成立。

## 二

但是，「奧」的問題至此並未完全解決。

### （一）

我們在漢代文字資料中還看到另一類寫法的「奧」：





（孔家坡漢簡《日書·嫁女》簡178貳「乃涂奧」之「奧」）

<sup>21</sup> 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906。

<sup>22</sup> 裘錫圭：〈甲骨文字考釋（八篇）·二、釋「芟」〉，《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頁77。

<sup>23</sup> 蘇建洲：〈上博九〈靈王遂申〉釋讀與研究〉，《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102。

 (圖版) /  (摹本) (阜陽漢簡《詩經》S134〈豳風·七月〉「六月

食鬱及奠」之「奠(奠)」)







(禮器碑，東漢永壽二年〔西元156年〕)



(漢成陽令唐扶頌，東漢光和六年〔西元183年〕，《隸辨》4·60)



(甘陵相尚府君殘碑「奠〔奧〕」，東漢晚期)

孔家坡漢簡那一例「奧」从「勺」而不从「𠂇」，其「勺」旁的寫法可與秦漢文字「旬」(按「旬」本不从「勺」，但秦漢文字已訛混為「勺」形)、「𠂇」、「包」(以及「苞」、「枹」等)等字比較。<sup>24</sup>阜陽漢簡「奠」字圖版很不清晰，結合摹本來看，其「勺」形似與孔家坡漢簡之例反向，且近於「匚」形。後三例東漢隸書「奧」所从的「𠂇」、「𠂇」，<sup>25</sup>當由此類寫法進一步訛變而來。《古文四聲韻》4·31所收古文「播」作、、等形，徐在國先生指出前二形都是《說文》古文「番」的隸定形「𠂇」的譌變。<sup>26</sup>後一形大概也是「𠂇」的譌變。「𠂇」變為「𠂇」、「𠂇」，雖與上舉「奧」字由从「𠂇」形變為从「𠂇」、「𠂇」(「𠂇」即「𠂇」之變)、「𠂇」等形的演變方向不同，但彼此可以相互參照。从「𠂇」的「奧1」是斷斷變不出「𠂇」、「𠂇」形的。此即我們要討論的「奧2」。

後世隸書、楷書的「奧」就是承自「奧2」的，可見「奧2」不是曇花一現的變體，它在「奧」的字體發展過程中居於重要地位。

「奧2」所从的「勺」不可能是從「奧1」所从的「𠂇」變來的。因為在秦漢文字中，「勺」變為「𠂇」尚且偶有其例，如「軍」字，「𠂇」變為「勺」則未聞。「奧1」所从的「𠂇」也不會是從「奧2」所从的「勺」變來的。因為在傳

<sup>24</sup> 參看王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459-1462、110；于森：《漢代隸書異體字表》(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頁693-695、438、33。

<sup>25</sup> 東漢隸書「奧」所从「奧」也有同類寫法，參看于森：《漢代隸書異體字表》，頁1101。

<sup>26</sup>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51。按第二形下从「火」，可能是「燿」字，假借為「播」。

抄古文和秦印文字之中，从「𠂔」的「奧1」已很常見，按照上文的看法，此種从「𠂔」的「奧1」還可以上溯至西周金文，決不可能是後起的譌體。我們只得承認「奧2」與「奧1」並非同一來源。

## (二)

孔家坡漢簡「奧2」除去「収」，剩餘形體可隸定為「𠂔」。這讓我們想起了西周金文中的所謂「𠂔」字。

西周中期的番𠂔生壺有一般釋為「𠂔」的器主之名，其形如下：



(《集成》09705)

後來公布的現藏於北京師範大學的番𠂔生鼎，與壺同銘（但自名之字為「鼎」），「𠂔」字寫法亦同：<sup>27</sup>



有兩件私人收藏的仲𠂔父器，一件為簋，器蓋同銘（《銘圖續編》0381），另一件為鼎（《銘圖三編》0218），其中都出現了仲𠂔父為之作器的人名「𠂔汝」。「𠂔」字作如下之形：



(簋銘)



(簋蓋銘)




(鼎銘)

《銘圖續編》定仲𠂔父簋的時代為西周中期晚段，<sup>28</sup>《銘圖三編》則定仲𠂔父鼎的時代為春秋早期，<sup>29</sup>出入頗大。從簋、鼎銘文字體看，似以西周中期晚段近是。

<sup>27</sup> 周增光：〈發現番𠂔生鼎〉，《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頁67圖二。

<sup>28</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二卷，頁3。

<sup>29</sup>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一卷，頁219。

上舉西周金文諸字釋為「𠂔」，現在看來是值得懷疑的。《說文·九上·勹部》：「𠂔，在手曰𠂔。从勹、米。」「在手曰𠂔」者即「掬」（徐鉉以「掬」為「𠂔」之俗字）。<sup>30</sup>但是，「掬手」之「𠂔（掬）」字為何「从勹」？這從表意的角度很難講通。<sup>31</sup>上舉西周金文的所謂「𠂔」字，象腹部蘊藏「米」之形，與「在手曰𠂔（掬）」也不相合。今本《禮記·緇衣》「有覺德行」的「覺」，郭店簡〈緇衣〉簡12寫作。張富海先生指出此字象兩手捧物形，應該就是「掬」的表意初文；《說文·三上·収部》收有訓「兩手盛也」的「弄」，可能是把兩手所捧之物改為音近的「𠂔」而成的「掬」的後起字。<sup>32</sup>由此可知《說文》把「𠂔」的本義搞錯了，也可以說是為「在手曰𠂔（掬）」的「掬」找錯了本字。

出土秦漢文字和《說文》小篆有「鞠」字，《說文·三下·革部》分析為「从革，𠂔聲」。趙平安先生根據戰國楚簡的有關資料，指出「鞠」、「鞠」實皆从「𠂔」得聲；獨立的「𠂔」字殷墟甲骨卜辭屢見，表示「械擊」、「拘禁」等義，由此引申為「審訊問罪」，即後來的「鞠」。<sup>33</sup>《說文》對「鞠」字結構的分析是錯誤的。

綜合上述兩方面情況可以推測，「𠂔」大概本是「鞠」在充當合體字（尤其是左右結構的合體字）聲旁時的省體，或可說是由「鞠」割裂、分化出來的一個字，其產生時間不會太早。通常寫作从「𠂔」聲的字，如「趨、鮪、𧈧、麴、菊」等，可能都比較晚出。如趙平安先生提過的馬王堆帛書《養生方》「鞠（麴）」字（按此字又見於里耶秦簡8-258、胡家草場西漢簡935等醫方），即《說文·七上·米部》訓為「酒母也」的「籒」，「鞠」、「籒」並諧「𠂔」聲，後世寫作「麴」，<sup>34</sup>便是一例。不過，「麴」字在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等西北簡中已可看到。<sup>35</sup>《說文·一下·艸部》訓「日精也，以秋華」的「鞠」字，即

<sup>30</sup> 參看〔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頁757。


<sup>31</sup>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懷疑「勹」為「又（手形）」之譌（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頁2281）。李學勤主編《字源》也有同樣的說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801）。這是沒有根據的。如上所舉，「𠂔」在西周金文中已五見，不可能所有「又」都湊巧譌作「勹」。

<sup>32</sup> 張富海：〈郭店簡〈緇衣〉篇注釋〉，收入氏著：《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17。

<sup>33</sup> 趙平安：〈釋「𠂔」及相關諸字〉，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14-120。

<sup>34</sup> 同前註，頁115-116。

<sup>35</sup> 參看李洪財：〈漢代簡牘草字彙編〉，《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指導教師：林雲），下編，頁237。

菊花的「菊」。這也是一個由从「鞠」聲變為从「𦰩」聲的例子。《說文》另有「菊」字，指「大菊，蘧麥」。後世省「鞠」為「菊」，遂與指「蘧麥」的「菊」同形。後一種「菊」字在出土先秦秦漢文字資料中還未見過。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有字（78行），舊隸定為「餘」。《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參考張家山漢簡「鞠」等字的寫法，釋此字為「𦰩」，《廣雅·釋器》：「𦰩，饌也。」<sup>36</sup>其說可從。「𦰩」應該分析為从「食」、「鞠」省聲，這是現在知道的時代較早的省「鞠」為「𦰩」之例，但也已到了西漢早期，且恰好出現在左右結構的合體字之中。獨體的「𦰩」字似始見於居延漢簡227.5。<sup>37</sup>此簡上有「初元五年四月辛亥下」之語，可知當是漢元帝初元年間之物（初元五年為西元前44年）。《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傳抄古文中有「𦰩」（歸於「掬」字下），<sup>38</sup>但出自「樊先生碑」，顯非地道的戰國文字，很可能是漢人依照漢代文字轉寫的「古文」。過去還有人誤釋《古璽彙編》3213的「芻」為「𦰩」，<sup>39</sup>更是不可靠。

我們雖然來不及對「𦰩」聲字的情況在出土先秦秦漢文字資料中作全面的調查，但是根據以上材料推斷西周中期還不可能有獨立成字的「𦰩」，應該離事實不致太遠。為了與「鞠」的省體「𦰩」相區別，下面把西周金文中一般釋為「𦰩」之字寫作「𦰩\*」，以表明它跟「𦰩」實非一字。

「奧2」「収」上部分也不是真正的「𦰩」。漢代「鞠」字中的「𦰩」以及後起的「𦰩」和从「𦰩」之字，其「勹」旁沒有寫作阜陽漢簡「𦰩（𦰩）」的似「匚」之形的，更無變作「𠂔」、「𠂔」之例；即如孔家坡漢簡「奧2」那樣「勹」把「米」完全包裹起來的寫法，也不見於「鞠」和「𦰩」。「鞠」和从「𦰩」之字的「勹」，有時簡化為「人」。「奧2」中的「勹」卻從無作「人」形者。既然「奧2」所从非「𦰩」，孔家坡漢簡「奧2」中的「𦰩」形與西周金文「𦰩\*」又不難從形體上加以認同，我們有理由推測「奧2」其實就是从「𦰩\*」的。

《說文》訓「奧」為「宛也」，「宛」有「蘊藏」義。《廣雅·釋詁四》：

<sup>36</sup>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伍冊，頁230。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146「鞠」所从「勹」，也屬於此字寫法。

<sup>37</sup> 李瑤：〈居延漢簡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指導教師：馮勝君），頁617。

<sup>38</sup> 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頁1227。

<sup>39</sup>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240；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679。

「奧，藏也。」王念孫《疏證》云：

「奧」之言「幽」也（引者按：此說未必是）。《爾雅》「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注云：「室中隱奧之處。」〈堯典〉云：「厥民奧。」《韓詩外傳》云：「窺其戶，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文選·蕪城賦》注引〈倉頡篇〉云：「隩，藏也。」「隩」與「奧」通。<sup>40</sup>

《尚書·堯典》「厥民隩」的「隩（奧）」，即所謂北方名，《山海經·大荒東經》作「北方曰𡩋」。「𡩋」顯然當讀為「宛」，與《堯典》的「隩（奧）」同意。《荀子·大略》：「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王先謙《集解》引盧文弨曰：

《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引者按：此說不確，參看下引王念孫說）。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甌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醢」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sup>41</sup>

王念孫肯定盧氏訓「奧」為「鬱」「是也」，並有所補正：

《釋名》曰：「臙，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臙」，即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鬱釋奧則可，讀奧為宛、鬱則不可。<sup>42</sup>

其說甚是。此亦「奧」與「宛」、「鬱」義近之證。

《廣雅·釋詁四》與「奧」同條者，又有「窖，藏也」，王念孫《疏證》云「『窖』之言『奧』也」<sup>43</sup>。「窖」為「地藏」。《說文·六下·橐部》：「橐，車

<sup>40</sup>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601。

<sup>41</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16。


<sup>42</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頁517。

<sup>43</sup>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頁600。

上大橐。」段玉裁注「引伸之義，凡韜於外者皆為橐」<sup>44</sup>，如「弓衣」、「甲衣」等皆謂「橐」，動詞義的「韜藏」也可以稱「橐」。指「陰丸」的「睪／睪」，亦屬「韜於外者」。「睪／睪」、「皋」、「橐」古通。<sup>45</sup>「橐」从「咎」聲。北大漢簡〈妄稽〉簡61「與汝媚於奧，寧媚於竈」的「奧」作「容」，<sup>46</sup>可知「咎」、「奧」音近。頗疑「橐」、「睪／睪」亦言「奧」也。

「𦣻\*」象腹部蘊藏「米」，應該就是為「藏」義的「奧」所造的表意字。戰國早期的齊器叔子穀盃的自名「盃」、傳抄古文「宛」以及楚文字中「畹」、「苑」或「菀」的聲旁，都是「𦣻」或「𦣻」的省形，「𦣻」應是宛藏之「宛」的異體。<sup>47</sup>宛藏之「宛」从「勺」，與這裏所說奧藏之「𦣻\*（奧）」从「勺」，造字理據正同。《禮記·內則》「鵠臠、鹿胃」，孔穎達疏：「臠，謂脾肚，謂藏之深奧處。」後作「臠」（《玉篇·肉部》：「臠，鳥胃也。」）。古人言「胃」為「五穀之府」、「穀之委」，《釋名·釋形體》：「胃，圍也，圍受食物也。」<sup>48</sup>實以「胃」含有「委藏」之義，這跟鳥胃的「臠」得義於「奧藏」一致。「胃」字



古作,<sup>49</sup>上部的「囙」象胃中包藏「米」形，與腹部蘊藏「米」的「𦣻\*」構形相類，上舉漢代「奧2」所从的「囙」與「胃」的象形「囙」更合。正因為「𦣻\*」是奧藏之「奧」字，漢代人有意把它寫成「匪」、「囙」等形，以凸顯「蘊藏」之義，就很好理解了。<sup>50</sup>

古代的小學家多已指出「室之西南隅」謂之「奧」與「奧」的「隱藏」義有密切聯繫，這當然是對的。但《說文》在「奧」字下既云「宛也」，又云「室之西南隅」，當與〈十一下·谷部〉「容，深，通川也」、〈十二下·弌部〉「弌，輔也，重也」等類同，是把它們當作兩個獨立的本義列出的（「容（濬）」的「深」義與「通川」義、「弌」的「輔」義與「重」義，也都有關聯）。一般的

<sup>44</sup> [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頁487。

<sup>45</sup> 參看裘錫圭：〈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頁384-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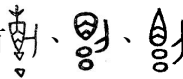
<sup>46</sup>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頁71、72。



<sup>47</sup> 鄔可晶：〈「丸」字續釋——從清華簡所見的一種「邊」字談起〉，《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頁149-150。

<sup>48</sup> 參看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853。

<sup>49</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482。

<sup>50</sup> 漢人改變字形使其「義化」，還可舉「艾（刈）」字為例。漢代「芳（艾—刈）」所从「力」實由「乂」（本象一種鐮刀）譌變，後又變「力」為「刀」而成「芳（艾—刈）」，以凸顯其「以刀割草」之義（陳劍：〈張禹碑銘雜識〉，《出土文獻》2022年第1期〔總第9期〕，頁88）。

語言文字使用者大概更不會去特意深究二義之間的聯繫。所以古人為「宛藏」義和「室之西南隅」義（按我們的說法，改為「尊位」義更好）的「奧」分頭造不同的表意字，前者為「𣎵\*」，後者為「奧1」，是不足為異的。殷墟甲骨文中既有从「収」从「豆」的「𣎵」，乃登獻、登進之「登」字；又有从「址」从「豆」的「登」，乃登陞之「登」字，二字常通用。<sup>51</sup>登獻、登進與登陞，義亦相關。「徹」的「撤除」義與「割取」、「毀壞」義，顯然也有密切聯繫，但古文字中既有从「鬲」、从「丑」的「撤除」之「徹（撤）」的表意字，後寫作「𣎵」（此外尚有不同撤除對象的表意異體，不備舉），又有等表示「割取」、「毀壞」義的「徹（𣎵）」的表意字，即「散」之所從出者。<sup>52</sup>「登」、「徹」的情況與本文討論的「奧1」、「𣎵\*」並存最為相似。

漢代「奧2」在「𣎵\*」下从「収」，可能跟「奔藏」之「奔」从「収」一樣，可以使「藏」的字義表現得更為明白，或許還有與漢代已經出現的獨體的「𣎵」增加區別度的用意。也可能「奧1」、「𣎵\*」雖本是記錄「奧」的不同義位的字，但在實際使用中時有交叉，很難劃然分別，所以乾脆讓「𣎵\*」增从「収」，變為「奧2」，使「奧1」、「奧2」在字形上更趨接近，更像一對名副其實的異體字。戰國楚文字和秦文字屢見从「攴」从「曷」之字和「散」字，應該就是撤除的「徹（撤）」的異體。<sup>53</sup>此種「撤」也可視為「撤除」義的「𣎵（撤）」與「割取、毀壞」義的（𣎵）的融合。殷墟甲骨文中除「𣎵」、「登」外，還有从「登」从「収」的「𣎵（登）」字。「𣎵」屢見於西周至戰國文字，《說文·二上·址部》收為「登」的籀文，<sup>54</sup>應是「登」、「𣎵」二字的糅合。凡此亦皆與「𣎵\*」、「奧1」融合而為「奧2」的情況相似。前面提過隸楷「奧」的形體來自「奧2」，不過繁體舊字形作「奧」者，其中的「采」當承用《說文》小篆「奧1」从「采」的訛形，這是「奧」字本身融合了「奧2」、「奧1」的實例。上文第一節所舉傳抄古文「奧」作，右下部分的「勺」形不會

<sup>51</sup> 參看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090、1092-1095；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112-113。

<sup>52</sup> 鄔可晶：〈戰國文字中寫法特殊的「曷」的字形分析，並說「散」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氏著：《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9-31。

<sup>53</sup> 同前註，頁23。

<sup>54</sup> 參看季旭昇：《說文新證》，頁112-114。

是「収」的譌變，頗疑就是「奧2」所从的「勺」。「隩」常用為奧藏之「奧2」和燠暖之「燠」（「暖」、「藏」二義相關）。古文「隩」易「収」為「勺」，也可認為是融「𠂔\*（奧2）」入「奧1」。

「奧2」產生的時間，因資料嚴重缺乏，尚不可確知。「奧2」出現之後，就把「𠂔\*」吞併了，「𠂔\*」作為「化石」只存於「奧2」之中。「蘊」的表意初文「𠂔」（囚\*）被「𠂔」吞併之後只殘存在「𠂔」中，<sup>55</sup>也是同類的現象。「奧」的上古音為\*quuks或\*quus，<sup>56</sup>「蘊」的上古音為\*quns，聲母、主元音均同，韻尾雖有別，但都帶-s尾。从「𠂔」聲的「媪」讀\*quuʔ，與「奧」音更近。「𠂔\*（奧）」、「囚\*（蘊）」的形、音、義都如此相近，不知有沒有可能是一對同源詞。

### （三）

釋「𠂔\*」為「藏」義的「奧」的表意初文，即「奧2」的古體或母字，這在春秋金文中有重要旁證。

《銘圖》03362著錄一件私人收藏的春秋時期的王孫叔謹甗，其銘曰：

唯六月壬申，王孫叔謹擇曰吉金，作鑄○甗，以征以行，以盥（𠂔）稻梁，以飮父兄，其眉壽無疆，子孫用寶永享。

「盥」字，周忠兵先生指出與叔原父甗（《集成》00947）的「𠂔」為一字，並據陳漢平先生讀後者為「𠂔」的意見，把本銘的「盥」也讀為「𠂔」。<sup>57</sup>其說大抵可從。《說文·五下·食部》「𠂔」有从「米」的或體「𠂔」，又有从「𠂔」聲的或體「𠂔」。从「巳」聲的「盥」、「𠂔」就是「𠂔」的古字。

甗銘中的○作如下之形：

<sup>55</sup> 參看陳劍：〈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收入氏著：《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427-430。

<sup>56</sup> 「奧」一般歸為覺<sub>1</sub>部，大概主要根據《詩·小雅·小明》「奧」與「蹙」、「菽」、「戚」、「宿」、「覆」等覺<sub>1</sub>部字押韻。但《小明》「日月方奧」的「奧」毛傳訓「煖也」，實假借為「燠」，「燠」確是覺<sub>1</sub>部字。從上舉「奧」與「萃（述、仇）」、「咎」、「求」、「簋」等幽<sub>1</sub>部字的諧聲假借關係來看，很可能「奧」本讀幽<sub>1</sub>部去聲（中古讀「烏到切」、屬號韻是很正常的），或至少有幽<sub>1</sub>部去聲一讀。李豪〈古文字的諧聲系統及相關問題研究〉歸「奧」於「覺<sub>1</sub>部」外，又兼歸「幽<sub>1</sub>部」（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年，指導教師：劉釗），頁178），可從。

<sup>57</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𠂔」〉，《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53。



周忠兵先生認為此字右旁除去「勺」的部分（以下用「～」代替這一部分），又見於春秋晚期的叔弓鐘、鏹銘的如下一字之中：<sup>58</sup>

𥽿、𥽿、𥽿（《集成》00273.2、00281、00285.3）

但鐘、鏹銘此字用於都域名，不知如何通讀，所以無從驗證其說是否正確。

周忠兵先生分析「～」从「人」、「米」、「皿」（按《銘圖》釋文已把「米」下構件隸定為「皿」），這裏的「皿」「為一種減省體」，「人符在古文字中或為蓋子的象形」，整個「𥽿」字形象帶蓋的器皿中裝有米」。<sup>59</sup>他認為「～」的構形意圖與西周金文中的𥽿字（見於《集成》02516著錄的一件西周晚期鼎，用為人名）「完全相同」，「𥽿」「以米在帶蓋的器皿中會意」。<sup>60</sup>此字在史牆盤裏加注「𥽿」聲而作𥽿（《集成》10175），在其他銅器銘文裏又有種種變化，如聲旁「𥽿」省作「𥽿」，「米」上的「亼」變作「今」；或省去「亼」，「米」下的「口」變為「皿」並繁化為「益」形；或進一步省去「米」而僅餘「益」；或全字簡省作从「米」从「𥽿」等。<sup>61</sup>裘錫圭先生曾釋史牆盤等器中的這個字為《說文》訓「以米和羹」的「𥽿」。<sup>62</sup>周忠兵先生據此把「～」也釋為「𥽿（𥽿）」；至於甗銘「～」上有「勺」，他認為這是「𥽿」的繁體，與金文「𥽿」或加「勺」類似。<sup>63</sup>○以「～」為基本聲符，周先生「視為『𥽿』的異體」，「𥽿（𥽿）是一種摻入米的羹，類似於現在的肉粥」，「『𥽿甗』之語大概是指此甗可用以製作此類𥽿食」。<sup>64</sup>

<sup>58</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6-57。

<sup>59</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4。


<sup>60</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5。

<sup>61</sup> 參看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6；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4。


<sup>62</sup>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6。

<sup>63</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5。

<sup>64</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5-56。

周忠兵先生把甗銘○所从的「～」與「𡗗」聯繫起來，很有道理。上引甗銘中釋讀為「鑄」之字原作，其「皿」旁與同銘○的右下部分幾乎同形，可以印證後者為「皿」的「減省體」。不過，我們認為釋「𡗗」為「𡗗」還不夠精確，對於「𡗗」的形義也有需要補充之處。

「𡗗」或从「今」，「今」與此字真正的聲符「𡗗」聲母遠隔，應該只是受有些「倒口」形的「亼」變為「今」的類化而已，並不表音。《說文·七上·米部》「𡗗」所收籀文作「𡗗」，古文作「𡗗」。「𡗗」从「晉」聲，「𡗗」从「參」聲，它們確與「𡗗」所加注的聲符「𡗗」（即「侵」、「浸」等字的聲旁）音近可通。但「甚」的聲母與「𡗗」、「晉」、「參」等不屬一類，從音理上說是不能相通的；《說文》以「𡗗」、「𡗗」、「𡗗」為一字異體，當別有原因，有待研究。所以我們主張「𡗗」釋作「𡗗」或「𡗗」更為妥當（以下取「𡗗」為代表）。

前人多釋為「會」，雖不可信，但體會其字有「相會合」之意，卻值得重視。「𡗗」當得名於「參」。「參」有「合」義，如《國語·越語下》：「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看《漢語大字典》「參」字條）；也有「參雜」義，如古書所云「參居」即「雜居」。所謂「以米和羹」的「𡗗」，就是以「米」參雜進「羹」，米與羹相配合。所以「𡗗」也引申有「參雜」義，《儀禮·大射》「參七十」，鄭玄注：「參，讀為𡗗。𡗗，雜也。」我認為「𡗗」字中的「亼」、「口／皿」相合之形，實際上表示的是把「米」摻入器皿之中，蓋上器蓋使米與其他食物更好地參雜、混合的意思（有的字形「皿」作「益」，似即象被摻入之器中本有東西）。此字就是釋為參雜、參合之「參」，亦未嘗不可；「𡗗」是從「參」分化出來的一個字。

雖然「～」可釋為「𡗗」或「參」，但王孫叔誥甗○字中从「勺」从「～」的部分卻不宜釋讀為「𡗗」或「參」。金文「𡗗」字或从「勺／人」，乃是由於「𡗗」字本从「每」的緣故（「每」似象頭戴飾物的女人。一般據《說文·十三上·系部》分析「𡗗」字从「每聲」，不可信。「每」、「𡗗」韻遠。「每」當是意符），可以認為是字形的繁化。但「～」既是「𡗗」或「參」，其字增「勺」就無法解釋。甗銘○還有「金」旁，「𡗗」字以「金」為形旁，更是解釋不通。周忠兵先生提出兩種解釋而傾向於「作為青銅器甗的修飾語」，所加的「金」是

「一種廣義的義符」。<sup>65</sup>這顯然比較牽強，難以令人信服。銘文明確說此甗「以𥽿稻粱」，是用來蒸煮稻粱等糧食的，並非「以米和羹」之用。這跟釋○為「糝」也有些矛盾。

我們認為○字中从「勺」从「𠂔」的部分是「𥽿\*（奧2）」的異體。「𥽿\*（奧2）」即「蘊藏」義的「奧」的初文，「以米和羹」則是把「米」蘊合入「羹」中（「參」是抽象的參雜、蘊合），彼此語義相涵；前面引過盧文弨說「藏魚之法」的「奧」，「醉魚則用酒，醢魚則用鹽，置之甗中以鬱之……奧，如『鬱韭』、『鬱麴』之鬱，皆調治之，藏於幽隱之處」，這跟「糝」「以米和羹」加蓋合之的制作方法也頗為相似。甗銘的這個「𥽿\*（奧2）」改「米」為「𥽿（糝）」，意謂把參雜、蘊合入羹的「米」（即「糝」）蘊藏於腹，無異於雙重的「奧」。又疑甗銘「𥽿\*（奧2）」在「勺」中的「米」的上下增加「人」、「皿」，跟在「蘊」的初文「囚\*」下增加「皿」而成「𥽿」同理。無論實際情況如何，都是通過構件的增繁來加強字形的表意（義）功能。

《說文·十四上·金部》：「鑪，溫器也。一曰：金器。从金，麤聲。」段玉裁注：「今江東尚有『鑪孰』之語，與火部以微火溫肉之裘義同。或作𥽿，或作鑪。」<sup>66</sup>用於「𥽿」之器即「溫器」，「𥽿」、「鑪」同源（詳下），「鑪」、「鑪」則是一字。徐鍇《繫傳》在「麤聲」之後尚有「讀若奧」三字。<sup>67</sup>可見「鑪」、「奧」音近。有的音韻學家主要由於「鑪／鑪」中古屬豪韻，就把它上古韻部歸為宵部。<sup>68</sup>事實上中古豪韻字上古既有可能歸宵部，也有可能歸幽部，如「羔」就是中古豪韻而上古讀幽<sub>1</sub>部的例子；<sup>69</sup>「奧」也是中古豪韻的去聲號韻字，上古當歸幽<sub>1</sub>部或幽<sub>2</sub>部的入聲覺<sub>1</sub>部（參看上文注56）。雖如李豪先生所指出的，由於音理上的滯礙（上古喉牙音一、四等韻一般不相諧），《說文·十上·鹿部》「麤」字下所收「或从幽聲」的「麤」不一定是「麤」的異體，<sup>70</sup>但根據「鑪」的聲旁「麤」在北大漢簡《蒼頡篇》中與「苞、擾、袍、勦、籌」等幽部字為韻（簡16-18），<sup>71</sup>可以斷定上古「鑪」也是幽<sub>1</sub>部字。<sup>72</sup>甗銘○字从

<sup>65</sup>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𥽿」〉，《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55。

<sup>66</sup> 〔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頁1224。

<sup>67</sup>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頁274上。

<sup>68</sup> 郭錫良編著、雷塘洵校訂：《漢字古音表稿》（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32。

<sup>69</sup> 張富海：〈據出土文獻證「羔」字當歸幽部〉，收入氏著：《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頁280-284。

<sup>70</sup> 李豪：〈古文字的諧聲系統及相關問題研究〉，頁145-146。

<sup>71</sup>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釋文注釋，頁85；李豪：〈古文字的諧聲系統及相關問題研究〉，頁145、178注4。

<sup>72</sup> 董同龢、李方桂、周法高、鄭張尚芳、潘悟雲、李豪等先生都把「鑪」或「鑪」歸為幽部。

「金」、「𩺰\*（奧2）」聲，無疑可以讀為當「溫器」或「於器中溫熱」講的「鑊」，甚至很可能就是「鑊」的異體。<sup>73</sup>


漢代銅器銘文中數見「甗」的自名修飾語位置上出現「鑊」，例如（與這裏討論無關的銘文內容從略不引）：

第二。平陽共鑊（鑊）甗一。……（平陽甗）<sup>74</sup>

陽信家鑊（鑊）甗。……（陽信家甗）<sup>75</sup>

此外，陽信家釜、盆自稱為「鑊（鑊）復（復）」、「鑊（鑊）盆」。陽信家器應是西漢前期的遺物。<sup>76</sup>漢代銅器的自名「甗」，既可以跟商周時代指鬲、甗合體的整套器一樣，指釜、甗合體之器（釜從鬲演化而來），也可以專指其中的甗或釜而言，如上引陽信家甗實為甗。<sup>77</sup>湖南沅陵虎溪山1號西漢早期墓葬所出竹簡〈食方〉，其中有如下一條：

𠃹𠃹魚和酒，清漚肉醬臠，以泊鑊，潰（沸），敦甗烝（蒸）。取肉醬臠、段檀木闌，以靡魚烝（蒸）之。（簡100）<sup>78</sup>

「魚」上一字殘存  形，像是「去」字。「去魚和酒」的「去」與簡106「去檀木闌及萃靡者，清閭（瀘）其泊」的「去」用法一致，應指瀘去魚所和的酒。簡52「取馬北（背）臠肉和酒，清漚，以𠃹𠃹𠃹」、簡103「𠃹𠃹和酒，清漚之」，「清漚」「肉和酒」也就是「去肉所和之酒」的意思。上引「泊鑊」相當於他簡所云「泊鼎」（簡23、27、33、39、40、89、94、97、112、195），意謂「灌水於鑊中」、「灌水於鼎中」（《史記·封禪書》「水而泊之」，裴駰《集解》

<sup>73</sup>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把上引《荀子·大略》「汙之傷人，不若與之」的「與」讀為烹煮義的「鑊」（頁287上），固然不確，但他認為「奧」、「鑊」音通則甚是。

<sup>74</sup> 容庚：《秦漢金文錄》，《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六冊，頁397；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選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137。

<sup>75</sup> 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選釋》，頁138。

<sup>76</sup> 員安志：〈談「陽信家」銅器〉，《文物》1982年第9期，頁19-20。

<sup>77</sup> 參看孫福洋：〈漢代青銅器自名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指導教師：程鵬萬），頁10-11。

<sup>78</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頁148，圖版九二。按原無標點，今據文義加。原書「段」上「臠」字、「木闌」二字未釋全或未釋出，此從姚磊〈虎溪山漢簡〈食方〉釋文考訂〉、王凱博〈虎溪山漢簡〈食方〉校釋叢筭〉說，《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五輯（成都：巴蜀書社，2022年），頁148、157。

引徐廣曰：「灌水於釜中曰泊。」。從下言「敦甗烝」來看，這裏的「鑿」大概就指跟甗配套的釜（「敦甗」的「敦」疑即訓「耦」、「全」的「淳／純」。漢代的「甗」指釜、甗配套、合體之器，故曰「敦（淳／純）」。稱甗中的釜為「鑿」，當是取其為溫器之意。

所以，作為用來溫熱蒸煮食物的「以餽稻粱」的甗（包括其組成部分鬲與甗或釜），歸於「溫器」之列是沒有問題的（「鑿甗」意謂屬於溫器的甗、用於溫熱的甗）。王孫叔詡甗的「〇甗」釋讀為「鑿甗」，與漢代銅甗的自名妙合無垠。指「溫器」的「鑿／鑿」，《玉篇·金部》作「鑿」，《集韻》入聲屋韻乙六切臧小韻以「鑿」、「鑿」為一字異體。甗銘〇不妨直接釋為「鑿（鑿）」。

《廣雅·釋詁四》「燂，煨也」，王念孫《疏證》云：

燂者，《漢書·楊惲傳》「烹羊炰羔」，顏師古注云：「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燂也。」《齊民要術·作鱧魚脯法》云：「草裹封泥，塘灰中燂之。」《說文》：「鑿，溫器也。」「鑿」與「燂」、「溫」與「煨」並同義。今俗語猶云「燂肉」矣。<sup>79</sup>

食物裹藏在泥灰中煨熟曰「燂」，食物裹藏在器中溫熱、溫熱食物之器曰「鑿」，它們與「蘊藏」義的「奧」顯然有語源上的聯繫。从「奧」聲的「燂」也有「熱在中也」、「溫暖」之義。「奧」之於「鑿（鑿）」、「燂」與「蘊」之於「溫」、「煨」，大體平行。由此看來，王孫叔詡甗「鑿（鑿）」所从「𣎵\*（奧2）」，並非單純的音符，還兼有標示語源的作用。

如果我們對王孫叔詡甗〇字的考釋是正確的話，就可以進一步證實「𣎵\*」確是「奧2」的古體或母字。

#### （四）

附帶說一下，上海博物館所藏出土於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的應侯盨銘中，「簋」上一字作如下之形：<sup>80</sup>

<sup>79</sup>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頁700。

<sup>80</sup>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下冊，頁507。




(器銘)



(蓋銘)

另一件由美籍華人崔如琢先生收藏的同銘應侯盥蓋亦有之：<sup>81</sup>



此字當從禰健聰、趙誠先生說釋為「盥」，右下部分象「斗」之類的器物中盛放「米」，即盥器的象形，京叔盥銘（《集成》04381）「盥」字中的與此為「一形之變」，「盥簋」連稱又見於他盥。<sup>82</sup>所以此字右下部分乍看雖似「奧2」，實則與「奧2」無關，不得牽合。

——二〇一六年十月初稿，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寫定

## 參考文獻

### 專書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于 森：《漢代隸書異體字表》，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王 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sup>81</sup> 董凡：〈鑒藏大家崔如琢——一批驚世藏品初現藏界〉，《收藏界》2005年第1期，頁60。

<sup>82</sup> 禰健聰：〈應侯盥自名之字證說〉，《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44-245。趙誠：〈上古漢字創造的任意性和約束性考察——以周代金文一組異構字為例略作說明〉，《上古漢語研究》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13-1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季旭昇：《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俞樾著、王其和整理：《群經平議》，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

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選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容庚：《秦漢金文錄》，《容庚學術著作全集》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東漢〕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大字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張富海：《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黃天樹：《黃天樹甲骨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蕭兵：《中國古代神聖建築》，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 論文

王凱博：〈虎溪山漢簡〈食方〉校釋叢筭〉，《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五輯，成都：巴蜀書社，2022年。

李洪財：〈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指導教師：林澐。

李瑤：〈居延舊簡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指導教師：馮勝君。

李豪：〈古文字的諧聲系統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22年，指導教師：劉釗。

周忠兵：〈釋春秋金文中的「𩇛」〉，《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周增光：〈發現番窰生鼎〉，《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指導教師：鄒英都。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22年，指導教師：沈培。

姚磊：〈虎溪山漢簡〈食方〉釋文考訂〉，《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五輯，成都：巴蜀書社，2022年。

員安志：〈談「陽信家」銅器〉，《文物》1982年第9期。

孫福洋：〈漢代青銅器自名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指導教師：程鵬萬。

陳劍：〈張禹碑銘雜識〉，《出土文獻》2022年第1期（總第9期）。

- 董凡：〈鑒藏大家崔如琢——一批驚世藏品初現藏界〉，《收藏界》2005年第1期。
- 鄔可晶：〈「丸」字續釋——從清華簡所見的一種「邐」字談起〉，《中國文字》2021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 鄔可晶：〈戰國文字中寫法特殊的「曷」的字形分析，並說「散」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氏著：《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趙誠：〈上古漢字創造的任意性和約束性考察——以周代金文一組異構字為例略作說明〉，《上古漢語研究》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 禰健聰：〈應侯盨自名之字證說〉，《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